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熙朝新語 第十一卷

乾隆九年，重修翰林院落成。十月二十七日，聖駕臨幸，送兩掌院大學士入署。御書匾額二，曰稽古論思，曰集賢清秘。賜宴賦詩，以唐張說麗正書院詩東壁圖書府五律四十字為韻。

御制東字音字韻，敕諸臣各分一字。是日，與宴者一百六十餘人。燕次，中和清樂奏玉署延英之曲，令伶人演唐沈佺期、宋之問昆明賦詩故事，更仿柏梁體聯句。召至御前賜酒者，大學士而下十三人。上諭大學士、掌院諸大臣曰：「政治當崇實政，為學當務躬行，勿專尚文詞。我君臣所宜共勉。」燕畢，復拜御集文綺彩箋之賜，並賜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一部貯院中。是日，上御清秘堂小憩，復得七律一章，亦宣示諸臣。翰林院宴畢，駕幸貢院，周覽號舍，軫勞士子辛勤，御制七律四章，勒石至公堂。自古帝王未有之盛舉也。

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，奉上諭：「聖賢之學，行本也，文末也。而文之中，經術其根柢也，詞章枝葉也。翰林以文學侍從，近年來因朕每試詩賦，頗致力於文章。而求沉酣六籍，含英咀華，究經術之闡奧者，不少概見。豈篤志正學者鮮歟？」

抑有其人而未之聞歟？夫窮經不如敦行，然知務本則於躬行為近。崇尚經術，良有關於世道人心。有若故侍郎蔡聲之、宗人府府丞任啟運，研窮經術，敦僕可嘉。近者侍郎沈德潛，學有本源，雖未可遽目為通儒，收明經致用之效，而視瀨祭為工，翦彩為麗者，迥不侔矣。今海宇昇平，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，窮年矻矻，宗仰儒先者，當不乏人。奈何令終老牖下，而詞苑中寡經術士也。大學士、九卿、外督撫其公舉所知，不拘進士、舉人、諸生以及退休閒廢人員，能潛心經學者，慎重遴訪。務擇老成敦厚、純樸淹通之士，以應精選。」嗣內外所保舉四十九人。十六年，諭大學士、九卿再行虛公核實，確舉以聞。如果眾所共信，即不必考試。於是公同會核，得陳祖范、吳鼎、梁錫璵、顧棟高等四人。上諭：「既眾論僉同，其平日研窮經義，必見之著述。朕將親覽之，以觀實學。在京送內閣進呈，在外行督撫取。不必另行繕錄，致需時日，啟剿襲覆鼎之弊。」

於是吳鼎進《象數集說》一部、《集說附錄》一部、《易問》一部、《春秋傳選義》一部、《易堂問目》一部、《考律緒言》一部、梁錫璵進《易經揆一》一部。吏部帶領引見。奉旨：俱以國子監司業用，各賞紗一匹。召對勤政殿。上曰：「你們以經學保舉，朕所以用你們去教人。但窮經不在口耳，須要躬行實踐，方能教人。」尋將進士陳祖范、顧棟高俱授司業職銜。

鶴山梁兆榜，乾隆庚午辛未聯捷。場前夢神人告曰：「汝三甲二十八名也。」及殿試榜發，竟得三甲第八名。上以二甲人數過多，命將二十卷分置三甲，於是仍為三甲二十八名。始信數由前定也。

秦潤泉大士，乾隆壬申狀元，散館前求籤於正陽門關帝廟，有「靜來常把此心捫」之句，疑已有隱慝而神傲之雲。然時自訟，終不解也。及試，欽定賦題「松柏有心」，以題為韻。第四段忘卻心字本韻，閱卷大臣俱未檢及，上指出笑曰：「狀元有無心之賦，主司無有眼之人。」始悟神已先示之矣。

盧學士文昭有張遷碑，拓手甚工。潤泉愛而乞之，盧不與。

一日乘盧外出，入其書舍攫取而去。盧歸知之，追至其室，仍奪還。未半月，秦暴亡。盧往奠畢，袖中出此碑，哭曰：「早知君將永訣，我當時何苦如許吝耶？今耿耿於心，特來補過。」

取帖向靈前焚之。頗有延陵掛劍之風。

乾隆己未，新進士朝考題：「賦得因風想玉珂。」袁簡齋枚有句云：「聲疑來禁苑，人似隔天河。」諸總裁以語涉不莊，將擯之。尹文端公力爭曰：「此人肯用心思，必年少有才者，特未解應制體裁耳。此庶吉士之所以必需教習也。倘進呈時上有駁問，我當獨奏。」於是群議始息。簡齋館選後乞假歸娶，朝士贈詩甚多。毗陵程文恭公景伊一絕云：「金燈花下沸笙歌，寶帳流香散綺羅。此日黃姑逢織女，漫言人似隔天河。」蓋戲之也。

費雲軒元龍，乾隆丙辰進士。知四川綿州時，有惡棍為地方害，費廉得其罪狀，杖斃之。閱三日，復活。後毆其母，母持一壇來控曰：「此逆子藏魂壇也。先將生魂煉藏此壇內，官用刑乃血肉之軀，以久煉魂治新傷體，三日即平復如故。求先毀其壇散其魂，庶逆子可除。」如其言，果斃杖下。傳言晉殺秦謀，七日而蘇。此種事自古有之。然邪不勝正，況又逆倫，天壤間豈容鼻窺漏網哉。

陽湖蔣太史麟昌，乾隆己未進士，館選時年甫十九。生時，其祖夢異僧擔《十三經》至其門，俄而長孫生，故小名僧壽。

及長，自夢一僧畫麒麟一幅與之，故名麟昌。二十五歲卒。卒後三日，其孤甫三歲，牽帷見其父僧衣冠端坐其中。人以為戒律僧托輪迴者，然生平又痛詆佛法，不可解也。

連江胡詒諫鵬南巡視中城，一日聞姊病，往視之。姊已昏迷，聞胡至，聳然起曰：「弟來省我，甚善。然弟宜速歸。」

胡不肯，姊起用手推之，家人不解其故。胡既去，姊語家人曰：「我方死去，押差將我送至城隍廟。路遇一役曰：『舊城隍升去，新城隍將到任，汝且暫候。』問新城隍何人，即鵬南也。

我驚醒，不意鵬南恰坐我牀上，故勸令回家。汝等可往探之。」

如其言覘胡，則已沐浴朝服而逝矣。

史文靖公館課庶常，出春日即事題。管水初一清詩中有一聯云：「兩三點雨逢寒食，廿四番風到杏花。」文靖歎賞，拔置第一。時人以管杏花呼之。

杭州有負販者，目不識丁，而酷好度曲，與人言往往五七言連屬若歌謠然，人笑之而已。其母死，哭曰：「叫一聲，哭一聲。兒的聲音娘慣聽，如何娘不應。」一字一淚，出於至誠。

真天籟也。

儲宗丞麟趾，庚辰奉命祭告岳瀆，宿郵亭。一夕燈花散彩，倏忽變現，噴煙高二三尺，有風霧迴旋。呼家人聚觀，共相詫異，戒勿動。比寢，夢仙人五六輩，招至一所，上書赤雲岡三字。呼儲為雲麾使者。諸仙列坐聯句，有稱海上神翁者首唱曰：「蓮炬今宵散瑞芝。」次至五鬆丈人續曰：「群仙佳會飄吟髭。」又次至東方青童曰：「春風欲換揚柳枝。」旁一女仙曰：「此雲麾過凌河句也，奈何竊之？」相與一笑。忽燈花如爆竹聲，儲驚醒，亦無他異。

尹文端公總督江南時，年才三十，人呼為小尹。海寧楊次也守知，康熙庚辰進士，以道員候補南河，年七十矣。文端知為老名士，所以獎慰之者甚厚。楊喜，自指其鬢曰：「蒙公盛意，惜守知老矣。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」文端應聲曰：「不然，豈不聞天意憐幽草，人間重晚晴乎？」楊駭然，出語人曰：「不謂小尹少年科甲，竟能吐屬清新若此。」

乾隆八年十月十六日，自上盛京還，道入榆關，登澄海樓望海。雪霽千峰，波明萬頃，天容海色，洵屬奇觀。時張文敏公照、梁文莊公詩正侍從，因奉命聯句，凡字畫涉水部者概不用，仿歐陽詠雪禁體也。十九年秋，自上吉林至盛京，恭謁三陵。禮成旋蹕，以十月二日入關，再登澄海樓。距癸亥前游週一紀矣。星霜亟易，風景猶新，爰舉成例，命汪由敦、劉綸用禁體疊前韻，既暢登臨，並志歲月。洵昇平佳話也。

莊滋圃有恭，乾隆己未第一甲第一名進士，曆官至吏部尚書、協辦大學士。官浙江巡撫時，乾隆二十七年，聖駕三次南巡，過嘉興。侍上游駕鵞湖，登煙雨樓。樓中舊有錢陳群書趙孟頫《耕織圖詩》屏，並敬書御制鐘鐃特磬二銘於壁。上指陳群所書以問有恭，奏言：「臣目近視，實不能見。」上大笑，隨召有恭聯句，用石鼎體。自來上聯句皆召扈從諸臣，未有獨命大吏者，真異數

也。

羅江李石亭化楠，乾隆壬戌進士。為浙江餘姚令，民有犯竊者，訊係初次，即喟然曰：「此良民也，為飢寒所迫，坐無業故蹈此耳。」捐俸錢構屋三十椽，令居其中。募城中技能之師，假官錢為資本，授以所業。業成，其師具保狀領出，習其業以餬口，終身不再犯。化莠為良之法，莫妙於此。人性本善，諒哉。

錢稼軒維城，乾隆乙丑四月夢見天榜，狀元為金溪李建中，己為探花。及榜發，錢竟為狀元，李乃在二甲三十名。謂夢為無據耶？何以姓名巧合。謂夢為有真耶？不應前後顛倒。豈臨期亦有更換耶？

王司農際華，年十七入錢唐學，偶游湖鳴寺夢影堂，老僧以線香五十四枝與之，曰：「汝乃我弟子也，官刑名後當來歸。」後中乾隆乙丑探花，由編修累官至戶部尚書，兼署刑部。壽五十四而終。

長洲蔣時庵元益，雍正己酉科鄉試。人頭場之日，其祖母顧太夫人夢天門開，一星冠羽衣人自日中出，手持黃紙一卷，冉冉而下，自言：「我門府真人也。」太夫人篤信二氏，亟拜之。因問：「我孫鄉試有名否？」真人不答，展手中黃紙示之，乃「第一名蔣元益」六字。及榜發報至，乃中九十五名。方訝名次之不符所夢，至乾隆乃丑，竟中會元。始知前所夢見者會試榜也，相去十六年，早經注定耶。與稼軒事又適相反矣。

李尚書宏總督南河，嘗有句云：「過潁應知因搏致，徹桑須及未陰時。」二語隱括治河要指。凡從事河工者，當有味斯言。

漳浦蔡相國新，乾隆丙辰傳臚，改庶吉士，累官至禮部尚書大學士。年八十，予告。上優崇故舊，御書「盛世耆英」四字以賜之。初，公以康熙己丑年十二月初五日生，有日者推之曰：「福星也，位極人臣，壽享大耋。」已而果驗。

乾隆九年，舒少司馬赫德上廢科目疏。其略云：「科舉憑文而取，案格而官，已非良法。況積弊已深，僥倖日眾。古人詢事考言，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為之職事也。今之時文，徒空言而不適於用。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。墨卷房行，輾轉抄襲，膚辭詭說，蔓衍支離，以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。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。士子各占一經，每經擬題多者不過百餘，少者僅止數十，古人畢生活之而不足，今則數月為之而有餘。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。表判可以預擬而得，答策就題敷衍，無所發明。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。且人材之盛衰，必於心術之邪正。今之僥倖求售者，弊端百出。探本清源，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，別思所以選拔真才實學之道」云云。奉旨飭議。時鄂文端公為首相，力持議駁云：「謹按取士之法，三代以上出於學，漢以後出於郡縣吏，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，隋唐至今出於科舉。

科舉之法，每代不同。而自明至今，則皆出於時文。三代尚矣，漢法近古而終不能復古，自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，而及其既也，莫不有弊。九品中正之弊，毀譽出於一人之口。至於賢愚不辨，閥閱相高，劉毅所云『下品無高門，上品無寒士』者是也。科舉之弊，詩賦則只尚浮華而全無實用，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義不通。唐趙匡舉所謾習非所用，用非所習，當官少稱職吏者是也。時文之弊，則今舒赫德所陳奏是也。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，在乎因時而補救之。蘇軾有言，觀人之道在於知人，知人之道在於責實。蓋能責實，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，人才自可奮興。若專務循名，則雖高言復古，而法立弊生，於造士終無所益。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皆為空言，剿襲而無所用者，此正不責實之過耳。夫凡宣之於口，筆之於書者，皆空言也。何獨今之時文為然。且夫時文取士，自明至今，殆四百年，人在其弊而守之不變者，非不欲變，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。且就此而責其實，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，而未可一概訾毀也。蓋時文所論皆孔孟之緒餘，精微之奧旨，未有不深明書理，而得稱為佳文者。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，以為無用，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、唐順之、瞿景淳、薛應旂等，以及國初諸名人，皆寢食經書，冥搜幽討，殫智畢精，殆於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、融冶貫通，然後參之經史子集，以發其光華，范之規矩準繩，以密其法律，而後乃稱為文。雖曰小技，而文武乾濟英偉特達之才，未嘗不出於其中。至於奸邪之人、迂儒之士，本於性成，雖不工文，亦不能免，未可以為時藝咎。

若今之抄襲腐爛，乃是積久生弊，不思力挽末流之失，而轉咎作法之涼，不已過乎？即經義表判策論等，苟求其實，亦豈易副？經文雖與《四書》並重，而積習相沿，慢忽既久，士子不肯專心肄習，誠有如舒赫德所云數月為之而有餘者。今若著令為甲，非工不錄，則服習講求，為益匪淺。表判策論皆加核實，則必淹洽乎詞章，而後可以為表。通曉乎律令，而後可以為判。

必有論古之識，斷古之才，而後可以為論。必通達古今，明習時務，而後可以為策。凡此諸科，內可以見其本原之學，外可以驗其經濟之才，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實用？何一不見之於施為乎？必變今之法，行古之制，則將治宮室，養游士，百里之內，置官立師，獄訟聽於是，軍旅謀於是，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，終身不齒。毋乃徒為紛擾，而不可行。又況人心不古，上以實求，下以名應。興孝，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。興廉，則必有惡衣菲食、弊車羸馬以飾節者矣。相率為偽，其弊尤繁。

甚至借此虛名，以干進取，及乎蒞官之後，盡反所為，至庸人之不若。此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，又何益乎？若乃無大更改，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，則論策今所見行，表者賦頌之流，是詩賦亦未嘗盡廢。至於口問經義，背誦疏文，如古所為帖括者，則又僅可以資誦習，而於文義多致面牆。其餘若三傳科、史科、名法、書學算、崇文、宏文生等，或駁雜難紛，或偏長曲枝，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真才矣。則莫若懲循名之失，求責實之效，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為得也。我皇上洞見取士源流，所降諭旨，纖悉畢照。司文衡職課士者，果能實心仰體，力除積習，杜絕僥倖，將見數年之後，士皆束身詩禮之中，潛心體用之學，文風日盛，真才日出矣。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。至於人之賢愚能否，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，故立法取士，不過如是。而治亂盛衰，初不由此。無俟更張定制為也，舒赫德所奏應毋庸議。」奏上，奉旨依議。科目之不廢者，文端之力也。

齊次風少宗伯目力過人，嘗消夏萬松山中，見雲起處必牽一縷如絲，係於峰顛。蹤跡之，獲石數枚，有文印之成書畫形。

後積聚漸多，因以作譜。用東坡石鼓韻題長歌紀之，一時名流咸屬和焉。

乾隆甲戌科，首題：「唐棣之華，至未之思」也，場中文有用「賜一日而九回」句者。上以言孔孟言，不應襲用《漢書》語。先是，命方苞選錄《四書》文頒行。至是，命再頒禮部，順天府外籛存貯，俾試官知衡文正鵠。並嚴重磨勘，以下科為始。磨勘試卷俱於卷面填寫銜名，以向來磨勘俱視為具文，是以特派大臣詳加校閱。除試帖初添可稍寬，至制藝既經人覈，不應復有疵謬也。二十四年，秦司寇蕙田進呈磨勘順天等省試卷。上閱順天第四名邊向禧文，有「飲君心於江海」之語。上云：「揆其命意，不過如飲和食德常言。而蕪鄙雜湊，遂至不成文義。此豈字句小疵？雖不宜以一語擯棄，亦何至濫廁前茅？著將該士子及主考官交部隨義。」邊向禧罰停會試五科，主考官奪俸。並諭嗣後定議敘議處例有原劄京堂等官全未磨出，經覆勘大臣指出者，交部嚴議。有原劄出一二，經大臣覆勘尚多掛漏者，亦交部議。有能悉心檢閱、秉公舉出，覆勘無遺者，交部議敘。於是乎磨勘始嚴，而場層之文斤斤繩墨矣。

蔣編修士銓修南昌府志，夜夢一偉丈夫來見，兜牟戎服，叉手不揖，自批其頸曰：「吾頭豈白斲者。」蔣驚醒，知有冤抑。查舊志有段將軍，乃史閣部麾下副將，死於揚州者。新志並無其人，亟為載入《忠義傳》中。

南康謝蘊山啟昆知揚州府時，修葺明史閣部祠墓畢。夢閣部來見，因問為公修葺祠墓，公知之否？曰：「知之。此守士者之責也。然要非俗吏所能為。」問己官階，曰：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。」問「將來有子否？」曰：「與其有子而名滅，不如無子而名存。」因問祠中尚少一聯，應作何語。曰：「一代興亡歸氣數，千秋廟貌傍江山。」謝為書丹泐石，今存祠內。

嘉定秦晉園大成，乾隆己卯舉於鄉。斷弦續娶，婚夕，新婦悲啼不止。問之，曰：「妾幼許鄰村李氏子，父母嫌貧，逼休改嫁。竊念身更二姓，名節有乖，是以痛耳。」秦聞之悚然曰：「何不早言，幾成吾過。」乃趨避外舍。命僕召李，李至，語之故。且曰：「今夕良辰，可於敝廬合卺，所有奩資舉以相贈。」李感激涕零，莫知所對。三朝後，夫婦叩謝而去。癸未會試，秦中第三名。殿試前，夢至文昌宮，適關帝至，問今歲狀元何人，文昌以某對，忽見一婦人跪帝前云：「某為我夫弟，夫死後某凌虐備至，憂鬱致死。」文昌曰：「此人短行，安可大魁？為期已近，誰可易者。」命吏查後科狀元何人。吏捧冊呈閱，文昌曰：「秦大成本

以孝行，該中丙茂狀元。查伊又有還妻一事，擢早三年亦為允協。」帝曰：「然」。秦遂寤。是科竟大魁天下。

《歷代帝後圖像》向貯內庫。乾隆十四年，命工重加裝潢，移藏於南薰殿。自太皞伏羲氏而下，為軸者六十有八，為冊者七，為卷者三。《先聖先賢圖》冊五，詳定位置，次第甲乙。

歲以盛夏曝而度之。扃鑰惟謹。又《明諸帝玉冊》向貯工部外庫，今附藏殿之西室。仰見我國家優禮先朝，隨在盡其誠敬如此。

乾隆癸酉科，江西分宜縣知縣天門陳大經分校鄉闈。入簾前一夕，夢迎天榜。鼓樂甚盛，送一匾額至其家，書曰三元及第。己而本房取中工人，內三人為樂平胡羽堯翹元、大庾戴篋圃第元、南昌彭芸楣元瑞。後皆登進士第，所謂三元及第也。

胡官至光祿寺卿，戴官至太僕寺卿，彭官至協辦大學士。

乾隆壬申會試，榜發後，恩命落第舉子年逾耄耋者給與職銜。當涂徐位山文靖年逾九十，欽賜翰林院檢討，著有《山河兩戒考》、《禹貢會箋》、《皇極經世考》、《管城碩記》，又嘗以「之乎者也矣焉哉」七字冠首，為七言長句十章。奇才膽思，為前人所未有。其仲子應樞博求故實，逐句為訓，亦佳士也。

向例禮部會試，榜發後呈進《會試登科錄》，內俱有恭進皇太后及皇后各一本等語。乾隆二十八年，奉上諭：「此係沿襲具文，非事關典禮者可比。況我朝官闈肅穆，不惟一切政務從不與聞。即尋常細事，亦無絲毫干預。似此相沿相套，徒費抄寫，自應停止。以後著為令。」

梁階平國治，父官刑部司獄。向詣獄者，司獄官輒有所索，梁獨屏不受，督獄卒潔濁惟謹，一切可以方便者多方調護之。

二十年如一日，擢刑部主事。卒後階平大魁天下，官至大學士。

人謂陰德所致。